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硃批諭旨卷一百十六

硃批祖秉衡奏摺

雍正五年閏三月初七日署理山永副將事務正白旗漢軍副都統臣祖秉衡謹

奏為奏

聞事本年三月二十一日蔡珽到永二十五日開工修築堤岸忽於本月初三日蔡珽向臣云我遣兒子

蔡永禧齎摺進京於三月二十七日奉
旨一切事俱交與祖秉衡轉奏今如何不由伊處竟自
越奏欽此蔡珽隨將奏摺交臣轉奏臣看其摺內情
節據云伊之家產約畧十萬兩上下情願交官一
應工程交地方官修理等語伏思蔡珽受
恩深重自應殫心竭力以圖報效乃工作方始如何萌
此推諉之心是以臣當即向伊云此等語我不便
轉奏臣除現在仍嚴催蔡珽父子上緊修築務使

堤工於河水未發之前完竣並將城工作速料理
興修外合將蔡珽到永情由繕摺奏
聞謹
奏
是所奏知道了蔡珽近日行事似涉瘋狂
雍正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正白旗漢軍副都統臣
祖秉衡謹
奏為請

旨事雍正五年二月十九日奉
旨山永副將事務著副都統祖秉衡署理俟岳含奇到
任後祖秉衡請旨現今派蔡珽修理永平府城垣其
應如何修理之處著祖秉衡稽查管理欽此今岳含
奇已於本月二十六日到任臣隨將副將事務交
代明白理合
奏
聞請

旨其城垣修築之處自六月初二日堤工完竣後即飭
令蔡永禧先將城垣南面修築已經築砌完竣者
二十丈現在修砌者五十丈合并奏
聞謹
奏
工程若即可告竣爾料理完畢後再赴京都為是如尚
需時日交與知府副將管理爾來往照看亦可其酌量
行之

雍正五年十月十九日山西大同總兵官臣祖秉
衡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接閱邸抄知臣胞弟祖秉圭奉
旨署理貴州廵撫印務伏念臣母子兄弟疊荷
聖恩寵榮已極惶悚實深今臣弟祖秉圭更蒙
天恩署理廵撫印務臣聞
命之下感激之情不能自已為此繕摺叩

謝謹

奏

受恩易不負恩難勉之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山西大同總兵官臣祖

秉衡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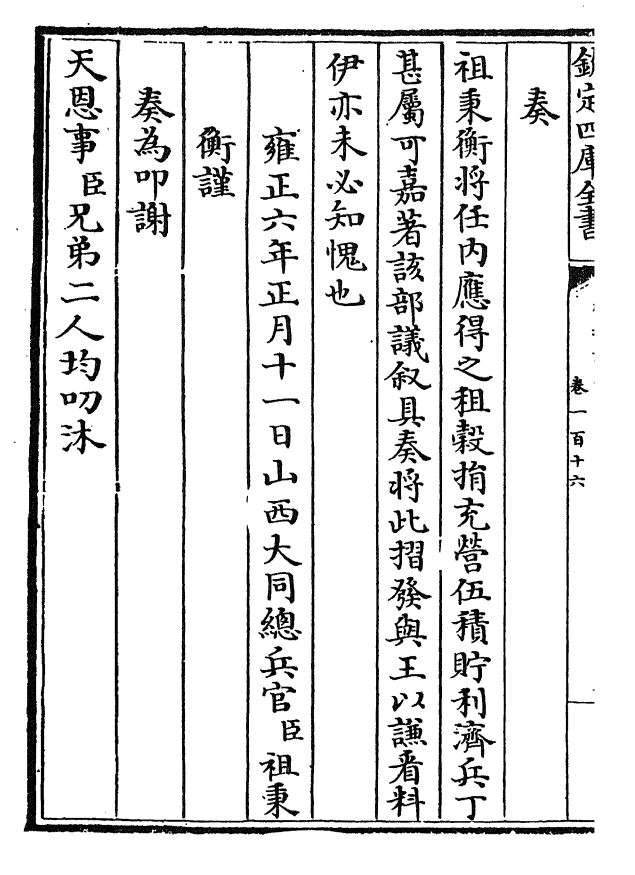
奏為預籌積貯以濟兵食事竊查臣大同標下三營

兵丁每名每月應關米三斗折給銀一錢三分五

釐令其自買糧食臣思每年當青黃不接之際加

以二千有餘兵丁入市糴米勢難免騰貴之虞是
積貯一事不可不預為籌畫今查得鎮屬教場内
舊有地畝二十八頃每年收租穀五百六十石得
勝助馬兩路每年交餧馬穀麥一千六百四十四
石臣受
恩深重何敢私入己槖請即以此二項充備積貯之用
每遇青黄不接之時減價平糶以濟兵食俟秋收
後買補還倉數年之間便可積穀數千石於兵丁

洵有裨益惟是本年教場地畝租穀前任總兵官
王以謙已經收去無從備辦臣先將得勝助馬兩
路所交馬料除將攤累兵民者悉行禁革外其租
穀可收者共計八百二十四石内每百石將十二
石作運脚墊倉等費實在七百二十六石即從今
冬收貯嗣後與教場地畝所收租穀一併積貯永
為成例事關預籌兵食臣未敢擅便伏候
皇上批示遵行謹



奏

祖秉衡將任內應得之租穀捐充營伍積貯利濟兵丁甚屬可嘉著該部議敘具奏將此摺發與王以譏看料伊亦未必知愧也

雍正六年正月十一日山西大同總兵官臣祖秉衡謹

奏為叩謝

天恩事臣兄弟二人均叨沐

聖主殊恩不次超擢自揣逾分恐懼日深更蒙
皇上垂憫烏鳥至情俾臣母邀
榮格外洵為千古異數今江南督臣范時繹撫臣魏廷
珍各助銀四百兩差員護送臣母於本月初八日
至臣任所臣母惟有朝夕焚頂祝頌
萬壽無疆臣兄弟二人亦惟有益遵母訓各竭犬馬心
力冀仰答
高厚於萬一耳理合繕摺叩謝

天恩謹

奏

為母之感已悉副母所望當思勉之勉之但務一誠字

人臣之能事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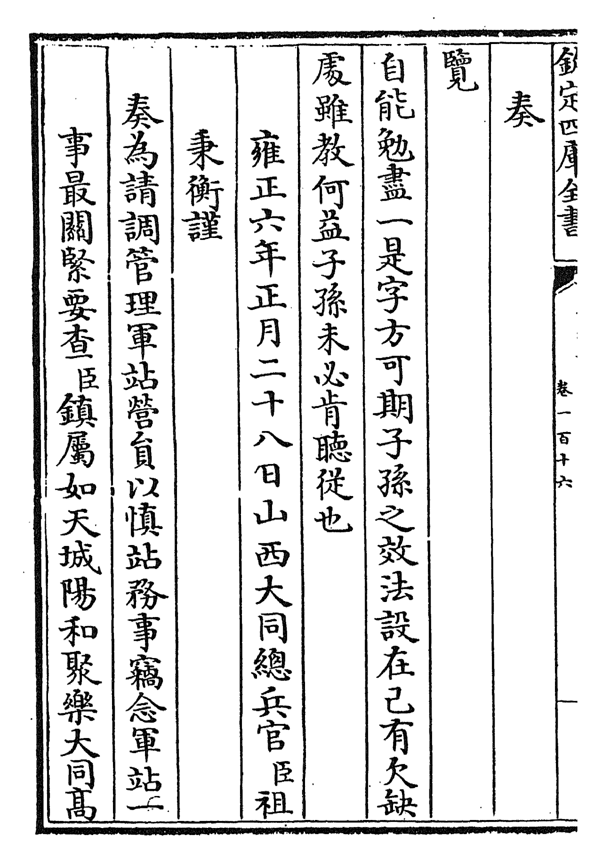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蒙

皇上恩賜御書福字到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又臣子祖魯於雍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奉
旨補授佐領伏念臣屢邀
殊恩毫無寸效夙夜難安今臣子復荷
天恩補授佐領益為感激無地臣惟有恪遵
聖訓盡心盡職并飭臣子勤慎行走小心辦事以仰報
洪恩於萬一耳為此具摺叩謝
天恩謹



奏

覽

自能勉盡一是字方可期子孫之效法設在己有欠缺處雖教何益子孫未必肯聽從也

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八日山西大同總兵官臣祖秉衡謹

奏為請調管理軍站營員以慎站務事竊念軍站一事最關緊要查臣鎮屬如天城陽和聚樂大同高

山左衛右衛等處俱係極衝大路各有軍站馬匹供應來往差使但舊制天城陽和大同高山右衛五處其軍站馬匹均係守備管理惟聚樂左衛二處僅以千總管理站馬恐千總微員難免誤公臣愚見聚樂係得勝所轄左衛係助馬所轄請以聚樂左衛二處軍站亦悉照天城等五處令得勝助馬守備移駐管理其聚樂左衛千總令其移駐得勝助馬兩城隨叅將操防巡查一轉移間地方軍

站兩有裨益臣冒昧瀆陳伏乞

皇上批示施行謹

奏

驛馬事輕地方事重非可草率更改者轉移之間果與地方防守毫無干礙與撫臣商酌具題聽候部議朕意只在得人豈在官之大小也千總守備總不過前日之把總耳此奏朕殊不以為然爾其再為詳慎斟酌而行朕遥揣之論亦不可即以為是

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一日鎮海將軍臣祖秉衡謹

奏為敬陳管見以收營伍實效事竊照守備一官既有廵查訓練之任又有支領錢糧之責甚為緊要其以侍衛補用以及千總題補之人無庸置議惟是由武進士初任之負人材弓馬或有可觀而於營伍事宜率多不諳臣愚以為嗣後凡武進士應推守備之人伏乞

皇上敕部查核帶領引

見預行揀選照文職州縣例就近分發各省督撫提鎮
標下試用如果營伍諳練堪勝守備之任者分別
題請實授庶營伍地方均有裨益抑臣更有請者
凡各營路叅遊駐劄之所并極衝大路城堡止設
有守備一官並無千把者甚多雖提鎮向有外委
把總之例不過給以委牌從未達部兵丁亦未必
聽其約束徒有虛名仍無實濟臣愚以為嗣後凡
極衝大路止設守備千把一官并叅遊駐劄之所

並無千把者請

敕下各省督撫提鎮無分營路請照拔補把總之例揀選人材壯健弓馬純熟者給以外委把總委牌悉行報部賞以頂帶令其差操效力遇有把總缺出秉公拔補庶兵丁皆踴躍奉公而營伍亦得收臂指之效矣以上二條是否允協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該部議奏其外委把總應行報部並照在京副驍騎校之例賞給八品頂帶以示鼓勵遇有缺出該上司秉公拔補不稱職者革退

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鎮海將軍臣祖秉衡謹

奏為懇請整理江汛以專防守責成事竊臣屬沿江兩岸墩汛共有一百八十四處計長四百餘里臣到任以來專差逐汛查驗除將怠玩尤甚之汛弁

即行斥革并嚴諭水師兩營遊擊遍行確查凡煙墩坍塌之處速移地方官修整其器械不全技藝生踈以及偷安離汛者分別懲儆加意整理外惟念沿江墩汛必得添蓋營房照依山陜汛地分派兵丁應守何汛者悉令挈眷居住則責任既專咸知儆惕自不敢仍前踈懈伏查每汛兵丁向係三五名不等每名應給營房二間通計汛兵六百八十一名共需營房一千三百六十二間現有營房

四百六十六間應添八百九十六間每間需銀三兩二錢通共計費二千八百六十七兩二錢臣到任後即查出標下兩營水師兩路從前各項虛冒空糧共有七十五分現在添蓋營房無項可辦莫若將此項清出空糧暫停募補再臣衙門向有儀從工食一項每年又有三百餘兩亦現在請裁倘

蒙

俞允即以此二項支給陸續添蓋約計兩年之後便可

完竣其清出空糧依舊募補儀從工食仍可裁革
而於沿江墩汛肅然改觀矣芻蕘之見冒昧陳請
是否允協伏候
皇上批示施行謹
奏
料理甚屬可嘉但汛地營房添設之後尤須不時稽查
如直隸山西悉經盖造派令兵丁挈眷居住率皆睡至
日出行路之人叩門取火尚不之覺似此不過徒為嬾

惰兵丁之安樂窩耳亦復何益總之有治人無治法果
肯竭力殫心整頓自必改觀也勉之

同日又

奏為據實奏

聞仰祈

睿鑒事臣於十月十八日到任見右翼副都統臣張天
植精神衰邁凡辦公事處不能行走詢其緣由據
云患痢未痊近以例應輪班

陛見擇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起身欲臣先行咨部臣以
其年老久痢勸其暫養另為代
題今副都統臣張天植於十一月二十日上公衙門
自云痊好必欲循例進京臣未敢再阻除張天植
起程日期咨明兵部外理合據實奏
聞謹
奏
所奏是另有旨諭伊回任爾看如果年老不能供職令

其告休一面奏聞其向日聲名及為人何如之處一併
奏知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臣蒙
天恩補授鎮海將軍到任後隨將衙門向來出息逐一
稽查因知每年俸銀米折馬乾心紅儀從工食以
及兩淮

題定鹽規並巡緝壽禮等項銀通共五千七百二十五兩伏念俸銀等項皆係養廉之資惟是儀從工食銀三百三十六兩今執事人役悉屬兵丁應役並無雇覔之費實為虛冒應行裁革其鹽規巡緝銀一千兩從前悉皆肥已尤屬不合臣查每年修理巡鹽哨船十二隻需銀二百兩巡鹽官兵盤費需銀六百兩請將每年鹽規巡緝銀兩按巡鹽官兵數目逐名實在給散以專責成除此之外每年

尚有四千五百八十九兩儘可養贍謹分析詳細
奏
聞伏乞
批示施行謹
奏
在汝酌量為之不分外貪求足矣無庸矯廉應取者取
之何妨耶
雍正七年二月初八日鎮海將軍臣祖秉衡謹

奏爲遵

旨奏聞事臣自到任以來訪察得江蘇撫臣尹繼善居官安静聲名亦好又聞得不時在外潛行私訪凡地方光棍以及窩娼窩賭匪類俱將其姓名開列一單實貼巡撫衙門前以示欲其悛改斂跡之意理合據實奏

聞謹

奏

尹繼善實好國家又得一人才矣

爾條奏戰船一摺留中朕細閱數條甚屬妥協可嘉但
內中有復更馬三奇改造之處朕不以為然候另斟酌

有旨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年正月初九日接家信知臣弟祖秉圭蒙

恩補授御史又著管理廣東海關稅務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伏念臣弟祖秉圭蒙

皇恩寛宥不加罪譴更荷

殊恩復加委任

天髙地厚感激難名臣惟有勉其勤慎奉公竭盡犬馬

微忱以仰報

皇上洪恩於萬一耳為此恭謝

天恩謹

奏

爾弟祖秉圭從前未為朕所熟識今用伊此任面見數次甚屬平常人也汝當加意勗勉之

雍正七年五月二十二日鎮海將軍臣祖秉衡謹

奏為請除陋習以肅

功令事竊臣查從前京口八旗另户壯丁不時逃走迨自回銷檔之時亦不過數十日根詢緣由據稱壯丁原無告假之例即遇有父母大事以及婚娶

等務該管官亦不准給假必遞逃牌甚有明知其
去處彼此說明但報逃塞責者在本人亦明知該
管官必遞逃牌全無顧忌而去至自回之後設遇
挑甲之時又仍照常挑補視
功令為具文大非立法本意臣請嗣後另户壯丁果
有正務許呈明該管官准其給假不得混遞逃牌
其非係正務不應給假而私去者方始報逃縱係
自回亦不准挑甲則咸知儆惕而犯逃者自少矣

惟念從前報逃舊習既大半虛應故事恐其中人材弓馬不無可用之人若竟因此廢棄未免屈抑

臣請細加查核如果從前因正事而去情有可原者再於挑甲之時量其材技挑補庶人材不致廢棄於寛嚴互用之道或稍有當也是否允協伏候

皇上批示施行謹

奏

奏內不通之論不一而足另有諭旨令怡親王大學士

等轉發

雍正七年七月十九日鎮海將軍臣祖秉衡謹

奏爲恭承

聖訓感激難名叩謝

天恩事竊臣齎摺家人回署捧到

硃批諭旨并怡親王大學士等轉傳

上諭跪讀之下惶悚無地伏念逃過另户壯丁挑甲一

事臣才識短淺實屬錯謬蒙

皇上指示周詳臣始洞然開悟愧悔莫及嗣後惟有益加奮勉每事細心辦理以仰答
高厚於萬一耳為此謹
奏
勉之慎之爾此任甚不及爾做總兵時總未見奏聞地方上一件事想因官爵已登極品無可上進處惟思持祿保位耳但此隱嘿自便之術未為保全之善策更當為已籌畫一妥協地步方可

硃批諭旨卷一百十六

硃批諭旨卷一百十七
硃批孫繼宗奏摺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加銜總兵官臣孫繼宗
謹
奏為恭請
聖安以申犬馬戀
主微忱事竊臣備兵軍前並無寸效上歲逆賊跳梁臣

仰仗
聖主天威遵承大將軍指示率領官兵奮勇堵勦逆賊潰散此臣子常分乃荷
皇上弘恩授臣總兵官職銜
賜戴孔雀翎子頻頒
優旨如此
恩遇雖捐糜頂踵未能仰酬萬一今西海平定又蒙
恩旨下頒聞

命增慚感激思奮臣遠在邊外戀
主之心實難自已為此繕摺恭請
聖安謹
奏
西邊自前歲有事以來爾之盡心効力處甚屬可嘉朕
實獎悅之至將来更有大受朕恩之日也勉之
雍正三年七月十一日陝西安西總兵官臣孫繼
宗謹

奏為欽奉

聖旨恭謝

天恩事竊臣標署前營守備任大漢齎捧

欽賜金翎管孔雀翎子并銀藥茶各色珍藥到臣臣郊

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受訖又任大漢口傳面奉

聖諭臣一一跪聆仰見我

聖主明同日月無微不照臣查盖造兵房實屬窄小不堪屯田牛具騾馬實以疲瘦損壞者充數至臣口外行走之處竟遭年羮堯隱蔽犬馬微勞臣自分無由上達而仰蒙
皇上垂鑒洞悉無遺似此
主知之特達實千古希有之遭逢臣惟矢心刻骨圖報
洪恩欽遵察
旨將城工兵房屯田牛具騾馬等項逐一細查細估併

將臣行走之處及揀選保

奏官員繕具密摺四本恭呈

睿覽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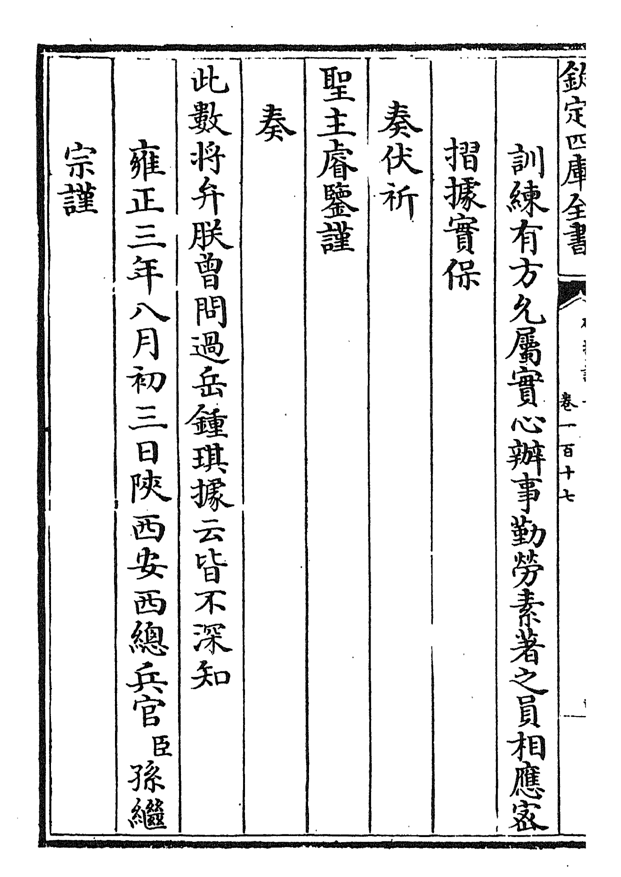
奏

朕雖未見爾面爾之居心為人朕已洞悉無遺勉力為之所奏保舉人員一摺效力行走一摺參奏王嵩一摺留覽潘之善居官優劣何如據爾所見所知密奏以聞

同日又

奏臣欽遵密

旨揀選得現駐安西肅州鎮標右營遊擊周文正肅州鎮屬山丹營遊擊王廷瑞寧夏鎮標右營遊擊彭云隆肅州鎮標右營中軍守備鄒文麟現駐安西涼州鎮屬高溝堡守備方玘英涼州鎮標前營千總任大漢肅州鎮標前營千總侯攀桂肅州鎮標右營把總張振此八員者前在布隆吉地方行走併進勦插漢烏素地方遇敵則身先士卒平時則



訓練有方允屬實心辦事勤勞素著之員相應密

摺據實保

奏伏祈

聖主睿鑒謹

奏

此數將弁朕曾問過岳鍾琪據云皆不深知

雍正三年八月初三日陝西安西總兵官臣孫繼

宗謹

奏為密摺奏

聞仰祈

聖主睿鑒事竊臣聞凉州鎮屬永昌營副將劉紹宗於

逆賊羅卜藏丹津未叛之先即知逆賊叛逆之事

不即調遣兵馬籌畫撲滅之策先與新城堡守備

李國祥商議搬移家口躲避之計至逆賊侵陵新

城堡與永昌咫尺劉紹宗又不前往救援以致新

城堡失陷守備李國祥亦遭賊害逆賊見無官兵

又将附近永昌莊村禾埸放火攻燒四野百姓逃
難蜂擁永昌城下劉紹宗閉門不納再查新城張
義兩堡失陷亦係劉紹宗怯懦無能以致人民竟
遭塗毒年羮堯聞知其事不即題參以正
國法反行袒護徇庇檄令帶甘凉兵馬赴布隆吉駐
劄雍正三年四月內奉文搬接衆兵家口劉紹宗
帶領兵八百七十五名各回甘凉肅本處搬接因
又奉文更番迭戍其原去之兵於七月內陸續仍

抵安西劉紹宗借辦理更番及永駐兵丁之事貪
緣擅住内地似此怯懦無能不諳軍務以致失陷
城池之員臣本欲具疏指名
題參但係凉州鎮統轄臣未便越俎理合繕摺
奏再甘肅提標馬匹在甘州大草灘地方牧放被賊
趕去四十七匹提臣王嵩據報不即遣兵跟追乃
竟聽從中軍叅將馬紀師勒令遊守千把及放馬
兵丁出銀賠補臣受

恩深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訪聞的確謹繕摺密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如此據實直陳朕甚嘉之劉紹宗之事朕雖早已聞之
尚恐不確覽爾此奏則誠然矣今命爾署理提督事務
應參劾者竟行參奏應料理處即行料理非比日前有
越俎之嫌也勉之勉之

雍正三年十月初三日陝西安西總兵官臣孫繼

宗謹

奏為恭報微臣叩領

硃批諭旨日期事竊臣前容奏副將劉紹宗提臣王嵩

一摺於本年十月初一日蒙

聖主硃批到臣臣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訖所有微臣容領

硃批諭旨日期理合繕摺具

奏伏乞

睿鑒謹

奏

知道了王嵩才具庸常且係巧詐不堪之人也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吏部尚書公舅舅臣

隆科多等到布隆吉爾口傳面奉

諭旨臣跪聽欽承感激無地隨望

闕九叩謝

恩訖伏念前歲青海逆賊蠢動布隆吉蒙古等亦因之

作亂臣一軍孤懸卒能抵敵制勝保護地方者實

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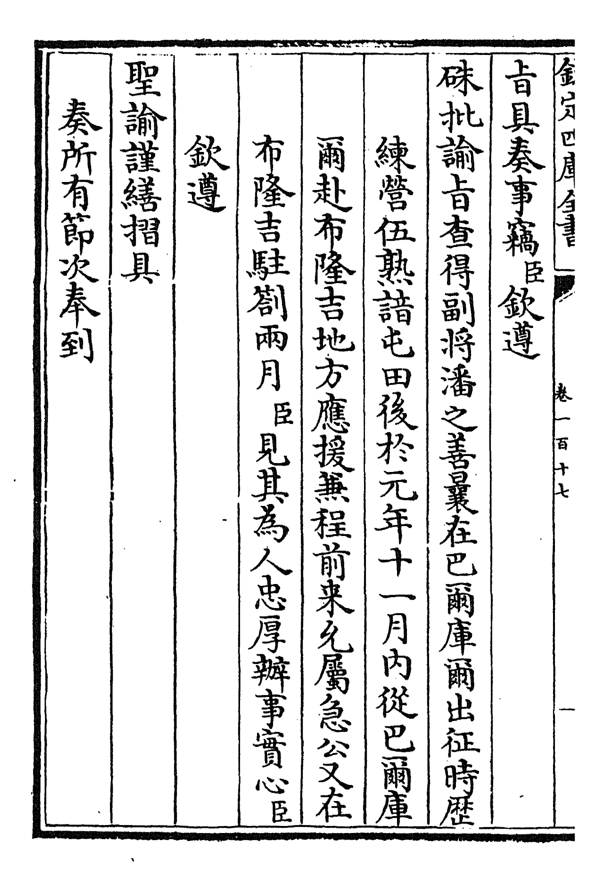
皇上天威克奏蕩平之績仰荷

天恩擢臣總兵且疊蒙

奬賞有加無已臣即竭盡犬馬何能仰報

高深於萬一從前年羹堯到布隆吉時臣因賦性愚拙
未嘗逢迎以致失其歡心從未將臣薦舉且將失
傷守備作為臣罪啓奏若非
聖明照鑒知臣無罪則臣遭年羹堯之陷害寃同覆盆
何由得伸今臣得以全軀復蒙
優擢實出
皇上再造之恩臣惟有益加奮勵恪供職守嚴謹邊防
以圖仰答

聖主洪恩於萬一耳所有微臣感激愚忱理合繕摺奏
謝謹
奏
覽爾奏謝真誠朕甚嘉悅爾將来乃受朕大恩之人其
加勉勿懈
雍正三年十一月十一日陝西安西總兵官臣孫
繼宗謹
奏為遵



旨具奏事竊臣欽遵
硃批諭旨查得副將潘之善曩在巴爾庫爾出征時歷
練營伍熟諳屯田後於元年十一月内從巴爾庫
爾赴布隆吉地方應援兼程前来允屬急公又在
布隆吉駐劄兩月臣見其為人忠厚辦事實心臣
欽遵
聖諭謹繕摺具
奏所有節次奉到

硃批諭旨合併齎繳謹

奏

去歲據年羮堯奏朕云爾極道潘之善之劣處朕因疑其言所以有前此之詢今覽所奏誠乃揑造之語也將年羮堯在西寧之奏發来爾看豈不可笑之極

雍正四年三月初四日署理甘肅提督臣孫繼宗

謹

奏為密摺奏

聞仰祈
聖主睿鑒事竊臣前奏劉紹宗王嵩一摺欽奉
硃批已命臣署甘州提督應參奏者參奏應料理者料
理欽此臣於到甘之日復加細訪甘標馬匹於雍正
三年五月内被盜趕去原於失馬之後勒令官兵
賠補失去馬匹已經補足繼聞奉
旨嚴查之信參將馬紀師將銀給還兵丁今部議失去
馬匹著落王嵩照數賠補守備王珽千總鄧洪印

把總廖大成三員係專管放馬之人並不小心看守以致馬匹被賊盜去俱照溺職例革職等因具

題欽奉

諭旨通行到臣臣查守備王珽千總鄧洪印並非放馬之員但有疎防隘口之責而王嵩以疎防之王珽鄧洪印作為放馬之員以官兵已經賠出之銀兩報稱尚未捐收以已經補足之馬匹報稱於馬匹收廠起支草料之時買補種種揑詞巧飾已蒙

聖主洞鑒革職效力贖罪邊塞官兵咸頌我
聖主明同日月舉錯嚴明至甘屬標路官兵臣不時勸
訓申飭如有陽奉陰違者臣當會同總督恭奏令
將節奉
硃批五摺恭繳伏祈
睿鑒謹
奏
王嵩不堪小人也朕因聞其虛名有儒將之稱所以前

此閱爾參奏之摺尚懷疑惑及至面見始知真屬輕薄小人似此等類一經朕目何能逃其妍媸也

同日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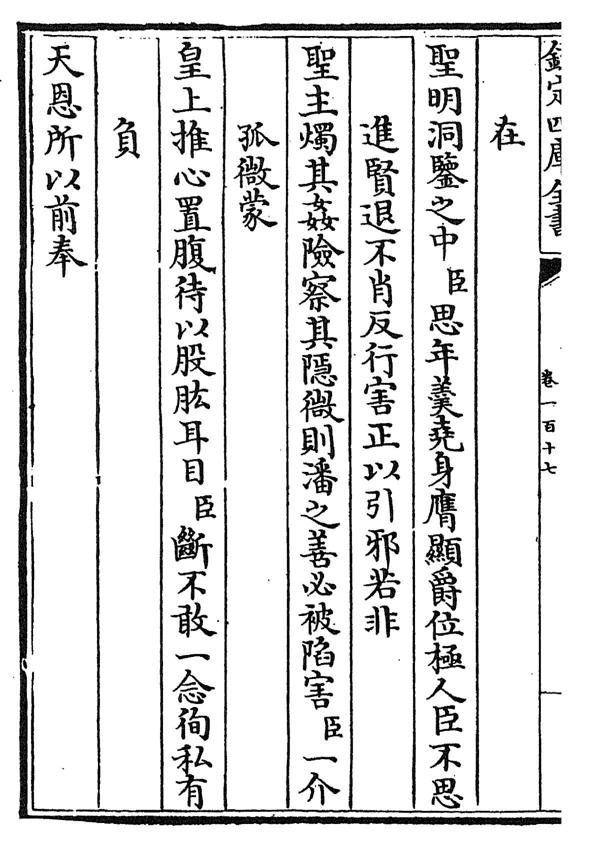
奏為遵

旨具奏事竊臣前奏覆潘之善一摺欽奉

硃批併發來年羹堯之奏著令臣看臣聽聞之下仰見

我

皇上聰明睿智事事精詳凡大小臣工之賢否無一不


在

聖明洞鑒之中臣思年羮堯身膺顯爵位極人臣不思

進賢退不肖反行害正以引邪若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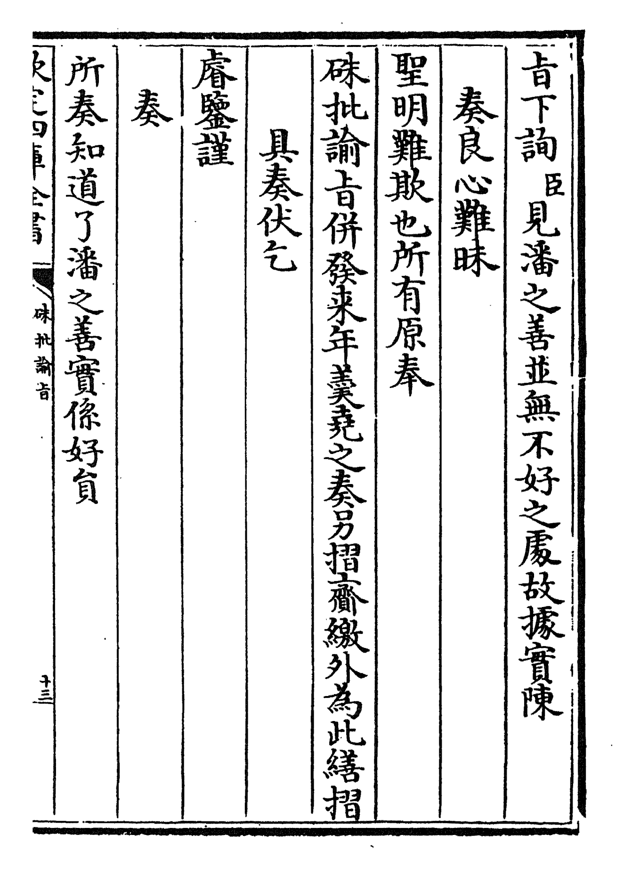
聖主燭其姦險察其隱微則潘之善必被陷害臣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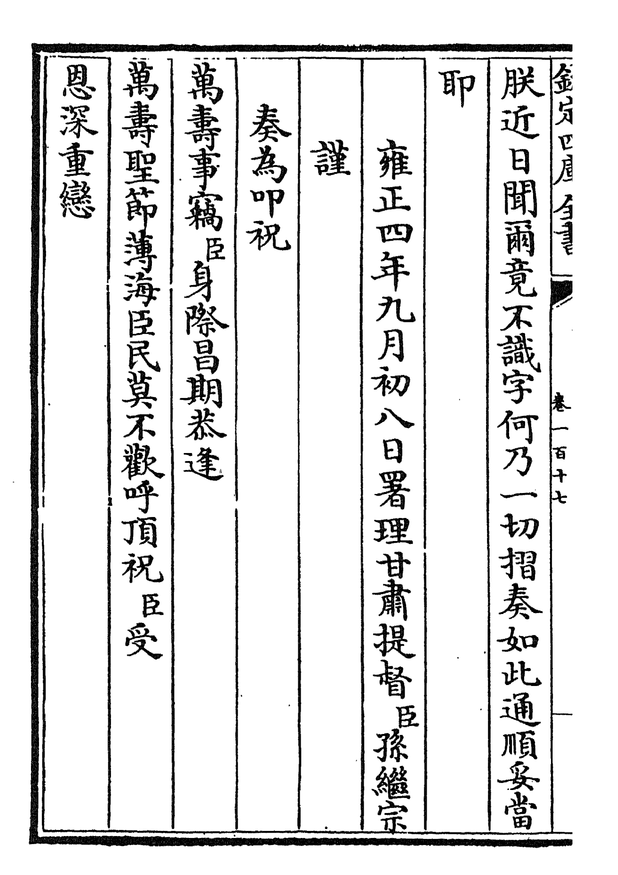
孤微蒙

皇上推心置腹待以股肱耳目臣斷不敢一念徇私有

負

天恩所以前奉


旨下詢臣見潘之善並無不好之處故據實陳
奏良心難昧
聖明難欺也所有原奉
硃批諭旨併癸未年羹堯之奏另摺齎繳外為此繕摺
具奏伏乞
睿鑒謹
奏
所奏知道了潘之善實係好貨



朕近日聞爾竟不識字何乃一切摺奏如此通順妥當耶

雍正四年九月初八日署理甘肅提督臣孫繼宗謹

奏為叩祝

萬壽事竊臣身際昌期恭逢

萬壽聖節溥海臣民莫不歡呼頂祝臣受

恩深重戀

主情殷前經奏請

陛見荷蒙

俞允玆者正擬束裝赴京隨班忭舞緣新任提臣馬會

伯尚無抵甘之信臣是以未敢即赴

闕廷臣謹率臣屬將弁兵丁呼嵩遥祝

聖主壽與天齊永綿億萬載無疆之福謹

奏

馬會伯抵任尚早一切事務不可因係署理稍致推諉

因循勉力為之毋怠

雍正五年二月初十日陝西延綏總兵官臣孫繼

宗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前由綏德南路赴京

陛見回由宣大邊路抵任閱歷延屬塘鋪大墩多有破

損煙墩低小不堪又未豎立旗杆陳列器械有名

無實於地方殊無裨益臣到任之日即嚴飭各營

汛整理器械每塘鋪派兵五名常川防範復令乘春暖天和將墩臺煙墩一切修整務令嚴防密緝靖盜安民以仰副我

皇上慎重邊疆之至意再查臣屬自去冬十一月十二月得雪二次有八九寸一尺一二寸者今歲正月二月又得雪三寸四寸不等地氣潤濕易於布種各處米糧價值亦賤為此繕摺奏

聞謹

甚好但須言行相符

深慰朕懷

奏

係奏千把一摺甚屬可嘉朕近日正為此事特降諭旨

爾所奏適與朕意相合已發部議矣

雍正五年三月二十五日陝西延綏總兵官臣孫

繼宗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查延綏素稱三邊重地防衛控禦全恃城垣

臣到任後閱視延綏城竊見北面黃沙自邊墻直

擁至北城護城已被壓沒而大城東北角至西鋪
樓竟成沙山擁壓城頭約高一丈五六尺臣隨咨
呈督撫二臣委員會同踏勘設法刨運訖臣清查
營伍有初安塘撥減餘守兵空糧一十七分隨飭
各營路招募補額外復點驗營馬惟設立馱礮馬
六十匹俱瘦小不堪臣在口外年久知馱馬不及
駱駝負重致遠臣飭令營將將此項馱馬變價再
與提督酌行
將閏三月乾銀添湊採買健駝六十隻以備行走

馱載之用再查軍輿以來各營軍器鑼鍋帳房等項殘缺甚多亦應亟為整理臣呈准督臣岳鍾琪借給銀二千兩分發各營路製造其銀在公費項內按季扣還今先挑出不堪使用鎗二百一十四桿漸次通那公費改造其餘殘缺軍器臣次第製造修整務期完備理合繕摺奏

好勉為之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旗幟鑼鍋帳房等項軍器固屬必需然營伍第一以訓練為主故云制梃可以撻堅甲利兵教導士卒使明曉大義操演技勇令勤習精熟尤為要務不可專留心於外飾勉之

雍正五年七月十三日陝西延綏總兵官臣孫繼宗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前奏舊設駃驖馬匹變易駱駝并改造鳥鎗

一摺奉有

硃批諭旨大哉

王言誠萬古練兵不易之良法也臣隨將駃驖馬匹變易駝隻之處咨會提臣轉咨督臣商酌訖再臣改造鳥鎗二百一十四桿續又挑出不堪鎗三十桿俱已打造齊備給兵操演外其餘軍器現在次第修整臣仰遵

諭旨教訓痛除營伍積習又每於三六九操演之餘必
諄諄教誡朔望傳集公所講解
聖諭
廣訓使之咸知忠孝大義臣惟敬凜
聖訓實在奉行萬不敢專務外飾沽名要譽自欺欺人
有負我
皇上委任隆恩也為此謹
奏

凡百只以務誠實為要況爾乃武臣目不識丁既無機巧詐偽之才何如率真而行之為善也老練姦猾皆取辱之道絲毫無益勉之勉之

雍正六年三月初十日陝西延綏總兵官臣孫繼宗謹

奏為奏

聞事竊查臣屬各營呈報各該汛地方去冬得雪大小三次二三寸至五六寸不等入春至二月盡又連

得雨雪四次入地五六寸七八寸不等地氣潮潤
天氣融和現在布種至於各地方米糧價值甚平
理合具摺奏
聞謹
奏
深慰朕懷全賴爾等封疆大臣文武和協實心愛養兵
民有以上感
天和也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臣思軍中器械火器最為緊要每兵百名必得鳥
鎗三四十桿方為足用查臣標四營除城守營置
立鳥鎗一百桿止敷汛防墩鋪之用其中左右三
營止有鳥鎗五百五十桿臣思延綏乃三邊重地
倘有事調遣行走每千名兵止有鳥鎗一百八十
桿近經派赴西藏兵丁攜帶三百七十桿僅存一

百八十桿委屬不敷臣欲再添造鳥鎗三百五十桿合共九百桿每營三百桿始足備戰守之用再查四營步守兵盔甲尚缺少鐵碗盔二百四十九頂今臣一併補造足數總以公費辦公務俾營伍實有裨益伏祈

皇上睿鑒批示遵行謹

奏

好武備火器為重應行添造者一面補造一面將奏准

情節咨部存案或具本題明亦可

硃批諭旨卷一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十八至二十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沈希曾

硃批諭旨卷十百十八

硃批顏光旿奏摺

雍正三年三月十九日福建福寧總兵官臣顏光

旿謹

奏竊臣於上年五月内入覲

天顔奉

旨令臣到光禄臣林祖成家中問伊生長福寧州於營

伍地方事宜或有所知所見對臣直說據林祖成云福寧州東沖地方係福安福德福寧三處海口稽查賊船併嚴禁米穀出洋要緊三沙地方每年魚船在此住泊人跡繁雜姦良莫辨出入更宜嚴查福寧州庫貯火藥年深日久未免退性須要試放方可備用等語臣回任後隨即親往海口勘驗查東沖鑑江二汛已經督臣滿保設立有礮臺哨船

題報在案但海門甚寛遇天有雲霧即日間揚汎出入其曾否掛號之處兩岸營汎俱不能稽查今臣擬令二汎各竪大木一桿以為犄角之勢凡遇洋中賊船及偷越米穀販私等船追逐之際風順則以放礮為號風不順則以陞旗為號以通聲援互相堵截庶姦宄遁跡而商艘可保無虞矣再三沙海汎漁船出入臣即令該汎弁嚴加稽查外復設立一循環號籤凡漁船出口時務將此籤領出入

口時繳回再出再領如不領繳而徑行出洋者明有離䑸作反情弊立即查究庶稽查嚴而姦匪可杜矣至所云庫貯火藥臣今仿照出陳易新之例將庫內舊藥發出分給兵丁演放所有捐製新藥抵還庫項俾火藥無退性之虞再臣前面奏編查保甲開造指掌冊臣現在措置舉行已經督撫臣逐一條議請寬兩年之限將編查舉行有無裨益

合詞

題報再臣奏請營中設立一儲備倉接濟兵食荷蒙

皇恩令督撫臣會議具奏茲督臣檄行司道會議令議

撥出福寧州倉穀三千石與臣營中試行一二年

以觀成效臣蒙

聖恩諭臣詢問福寧形勝及

奏請事宜謹將奉行過緣由具摺奏

聞謹

奏

知道了凡事不可因循懈弛固宜振作然亦不可生事邀功勉為之慎為之

同日又

奏竊查川陜督臣年羮堯雖有安邊之功皆出於聖主睿謨勝算所致皇上聖不自聖俱指為臣下之力大加寵錫為人臣者自宜受寵若驚愈加謙抑臣前聞年羮堯在西寧時其體統尊

大中外無與比倫出入以土墊街以水壓塵其巡
撫提督等官名雖平行實同下屬凡直省之督撫
附近之提鎮或營謀請託或勉强趨奉者指不勝
屈臣一介椎魯頗知大義聞聽之下實深駭異臣
前
陛見時因事條風聞職非言路謹以
皇上酬勳之典過于隆重冐昧瀆
奏近閱邸鈔深仰我

皇上身居九重明察萬里
綸言告誡洞徹隱微曲加保全功臣之處中外臣工莫不感切臣前蒙
聖訓示以朋黨之誡時惕于心茲讀
諭旨倍加謹凜惟有力絶朋比勉竭愚誠圖報
主恩於萬一耳所有臣慶幸歡忭愚衷謹具密摺奏
聞謹
奏

此奏甚為可嘉但稍遲耳然能見及此而抒誠上奏仍屬可嘉

雍正四年四月初八日福建福寧總兵官臣顔光旿謹

奏為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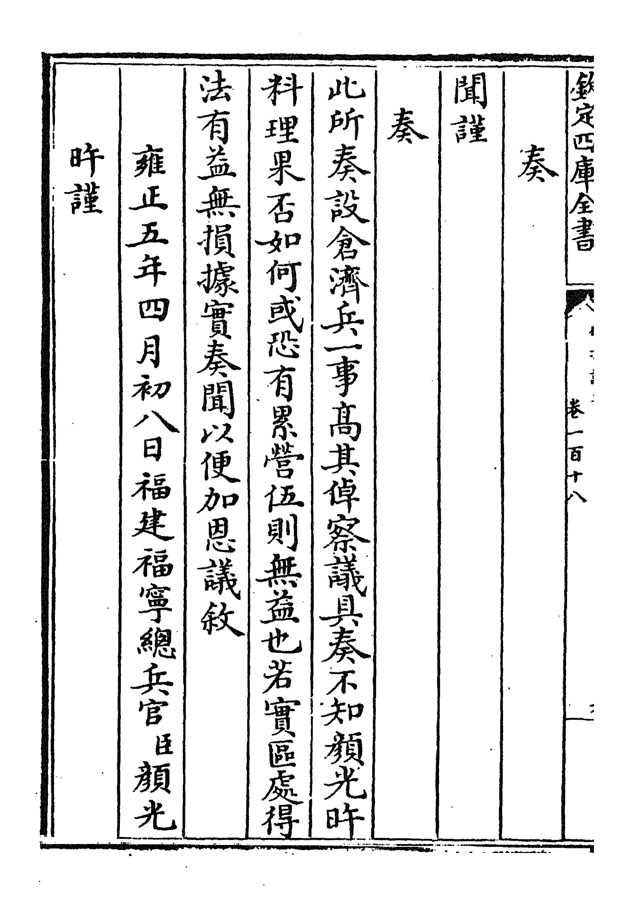
旨奏明事竊臣于雍正二年五月内赴京

陛見不揣冒昧

奏請營中設立儲備倉預備米榖接濟兵丁蒙

皇恩令督撫臣會議具奏嗣經督臣滿保議撥福寧州倉穀二千石交臣試行一二年以觀成效三年五月內福寧州知州撥出倉穀三千石交臣營中積貯彼時民間穀價值銀六錢臣將倉穀借給兵丁每石價值酌減至五錢五分嗣于是年秋冬將銀湊齊買米還倉每穀一石需銀四錢五分約計三千石之穀共溢出穀六百六十八石臣又將所買之穀湊添三百三十二石以足一千石于雍正三

年十二月内償還福寧州倉訖其餘二千石期于
雍正四年五年冬還清以符督臣三年償完之議
然三千石之穀大約三年内只可溢出二千石為
數無幾難以敷用 臣情願將應得俸餉用度之餘
陸續捐買穀石至雍正五年冬除還清福寧州倉
穀外合計溢出之數并 臣捐助之數約可積穀四
千餘石收貯公倉按時斂散庶可垂之永久兵丁
均獲裨益 臣謹將先還過倉穀一千石緣由具摺



奏

聞謹

奏

此所奏設倉濟兵一事高其倬察議具奏不知顏光旿料理果否如何或恐有累營伍則無益也若實區處得法有益無損據實奏聞以便加恩議敘

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福建福寧總兵官臣顏光旿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蒙

皇上賜臣墨刻

御書魏徵十思疏一幅到寧臣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受訖謹供奉中堂焚香虔禮所有感激下忱理合

繕摺

奏謝臣謹

奏

覽

便中所賜非特賞可比無庸專差奏謝路途遥遠嗣後遇此等事應於奏事之便附謝便遲數月亦無妨也數月内若無應奏之事轉交與督提齋摺之人代為呈進亦可

同日又

奏為遵

旨奏明事竊臣沐

皇上天恩准臣營中設立儲備倉一案臣于雍正三年閒借出福寧州倉穀三千石本年冬季溢出穀六百六十八石除三年還過州倉穀一千石數月業於上年四月閒具摺

奏明所有存貯穀二千六百六十八石臣又于青黄不接之候借給兵丁嗣于秋冬二季將所還穀價採買還倉又溢出穀六百六十七石臣又捐買穀

六百六十五石共儲穀四千石除雍正四年分應

還州倉穀一千石業已償還訖更存穀三千石現

在陸續借給兵食容臣于雍正五年冬償還福寧

州倉穀明白後將三年內共溢出實數繕摺具奏

令將雍正四年分還過倉穀一千石緣由繕摺奏

聞謹

奏

此舉朕原極為嘉奬况料理頗屬妥協所奏忻悅覽之

爾居官之聲名及實心效力處朕皆一一備悉勉為之

雍正六年四月十八日福建福寧總兵官臣顏光

旿謹

奏竊臣於本年二月間准督臣高其倬委臣署理泉

州提督印務看其營中旗幟鮮明甲械可觀但兵

丁驕悍漫無紀律固泉漳地方習氣使然實係丁

士傑約束不嚴所致又丁士傑揀取馬糧太緊併

應補名糧不即發補以致兵多怨望今新任提臣

石雲倬臣向知其鯁直歷練自能調劑得宜也再

者漳州去年冬間

欽差阿彌達同知府潘體豐查出欺隱地畝一案臣於

雍正四年曾署漳州鎮臣印務知漳州地瘠民貧安得有欺隱地畝如此之多因細加訪察乃知漳州之田約有五等一曰洋田一曰山田一曰洲田一曰埭田一曰海田總以依山濵海故田之高下肥磽分此五等康熙九年間龍溪縣知縣利在三

曾將該縣田地通行丈量見得田有高下賦難重
輕因于丈量之時先分田為上中下三則又分弓
步大小不等上則之田弓步若干中則之田弓步
若干下則之田弓步若干幷有以二畝只抵一畝
者自是以來
國家生齒日繁豈無陸續開墾然在今日之新墾未
報者少而在當年之因田磽瘠分定者多今若槪
以丈量弓步令其一例加賦而弓步又非出一人

之手未免苦樂不均且恐初登仕版之人急公念
切致小民稍有驚懼臣仰思
聖明自有乾斷但臣身到其地既知其事有關于民情
不敢避越俎之嫌謹具密摺奏
聞謹
奏
此奏可嘉之至清丈一事朕曾屢降諭旨若不得其人
奉行不善不特無益反有害也然地方之姦民土棍恃

强隱占阻撓玩法又不宜槩行疎縱竟置之不理須得公明有司斟酌調劑而為之方克奏效已有密諭飭行該督撫矣此乃地方情形應奏聞之事何言越俎閩省在在虧空事事欺隱因爾未經奏聞朕懷至今尚未釋然向後凡有聞見皆當秉公據實入告若少存私見惑朕耳目但試看如何勉之

同日又

奏為敬陳管見恭請

聖裁事竊照臺灣全鎮駐防兵丁俱由内地標營抽撥往戍從前多有頂替逃匿勾結為非之弊自蒙
諭旨誡飭封疆諸臣凛遵功令凡戍臺換班俱揀選有父母妻子人材壯健之兵方准起送目前往戍兵丁因遠阻巨洋家口食用無資具呈公懇每兵每月留餉銀五錢以養贍家口現經督臣議准通行在兵丁固可無内顧之憂惟是在臺三年每年只領銀八兩四錢米食似

可足用而衣帽之屬及往返路費所需甚覺不敷臣再四思維惟有加賞之法方為有益臣看得福建山海交錯騎卒似緩於步卒臣擬將臣標三營馬兵四百八十名內汰去二十名懇請
諭旨即將此節省之銀分給臣標戍臺之兵二百餘名每月加銀二錢五分足充往來水陸路費及添製衣服之用更有請者閩省兵丁內無妻室者甚多葢因閩俗嫁娶之時必需財禮即至窮之人亦必

需二十金方能完娶倘蒙

皇上格外施恩加此月賞則有室家者將每月五錢之餉支給養贍家口而無妻室者將每月五錢之餉交本管將備收存俟本兵戍滿回營給領以助其完娶室家之用祇一截長補短之間餉不加增而兵沾實惠倘各營俱畫一行之庶遠戍有裨而海

疆永固矣是否可行伏乞

睿鑒採擇施行謹

奏
朕覽所奏甚屬合宜可與督提二臣會同商酌如應具
題即具本題奏
雍正七年四月初四日福建福寧總兵官臣顏光
旿謹
奏為敬陳指掌冊事宜仰祈
聖明敕令武職畫一遵行事竊臣于雍正二年
陛見之時恭

呈指掌冊一款原與編查保甲之法事同一體其中
立法嚴密又明白顯易按冊而稽明如指掌蒙
皇上洞鑒命前任督臣滿保傅臣詢問如何措置妥協
之處詳議具奏經督臣滿保撫臣黄國材同臣會
奏在案臣回任後因福寧州新舊官屢次更換未
得成造至雍正六年新任知州郭朝鼎到任後始
得編查清楚但指掌冊係雍正四年編造之冊至
今二年其中不無遷移增減者臣復派千把等員

將本州所轄村莊按汛防之地分令遊巡因遊巡
之便又將戶口人丁清查更令造冊申報到臣隨
移知該州亦按季差鄉保人等稽查申報務期兩
相符合俱無舛錯遺漏是文員因有武弁之巡查
不被鄉保之蒙蔽武職因有文員之稽考亦不受
弁目之欺瞞至申報之時不過于冊籍上照戶註
明粘以紙簽候至編審之年始行另造並無造冊
通行之說不可保甲雖屬善政然必得州縣有司之才
紛擾之弊今行之一州畧有成效一州如此一省

力有餘者方可行之如鄂朔鼎此等州縣原可不待朕
旨然推之直省通行似無不可伏乞
之敕諭及督撫之督率也倘不得其人徒滋紛擾從來
皇上敕下各省武職照指掌冊內事宜如法遵行則保
甲之法益加詳明而地方永無匪類之潛蹤矣再
無治法有治人天下盡得好州縣何愁保甲之不通行
耶汝識見淺近不及此耳
前督臣滿保議覆疏內將村長改為鄉長臣於編
查戶口之時見鄉長所轄之村遠近多寡不等地
方遼闊勢難兼顧不無徇私隱漏之弊今臣復改
為村長不過令其知村中某人是姦是良某家增
減遷徙及有窩盜賭博者告知汛弁鄉保令其轉

報至于地方一應公事照舊令鄉保辦理如此設

言之易行之難行之得法人自樂從少不妥協豈止不

立村長人皆樂從並無不願之事臣今奉行二年

樂從而已萬不可强迫而行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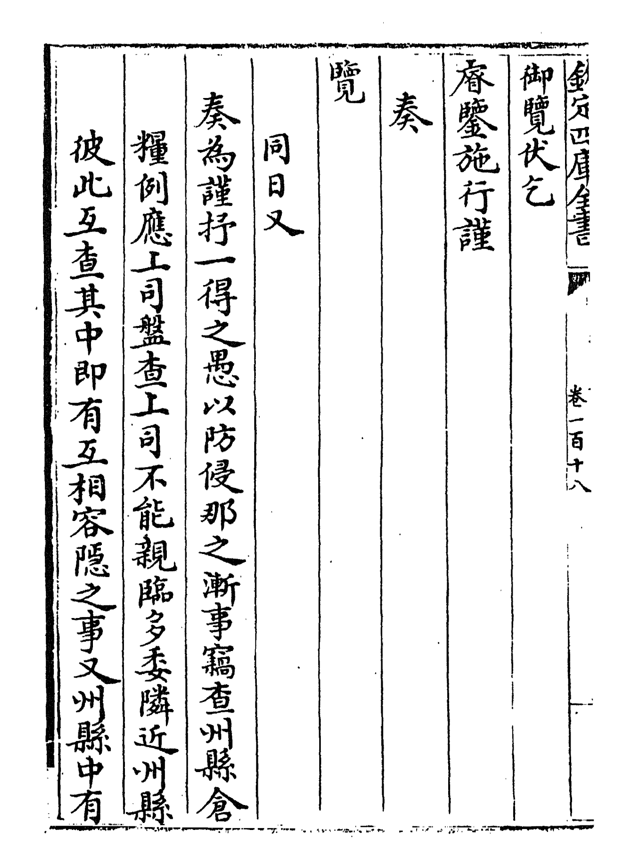
似覺簡便易行不見煩瑣臣每季委員巡查只據各員呈報更正因無督理之員恐有不實之弊嗣後當委臣中軍守備專理其事申報到臣復加詳核因奏

指掌冊乃編查保甲法中之一節耳如得實力奉行之

旨遵行事宜謹繕指掌冊一本開載應行款例進

賢員何患無編查之良策耶

呈



御覽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謹抒一得之愚以防侵那之漸事竊查州縣倉糧例應上司盤查上司不能親臨多委隣近州縣彼此互查其中即有互相容隱之事又州縣中有

侵那倉穀致被參處者仍借霉爛名色掩飾買補
希圖開復又有借給兵食只還穀價每年虛報實
貯在倉者亦有只換印領無價給還每年只據印
領借數而虛報實貯在倉者種種弊端總因州縣
倉糧乃文員職掌出納得以自如同城武職不得
過問之故臣請嗣後州縣倉穀經前後官交代明
白之後即將實在數目知會同城武職該營亦即
報明本管上司移明藩司存案眼同封固若有浟

放之時武職即將數目具文申報倘武職有徇私捏報情弊致成虧空者事發之日或令分賠或議降罰伏乞

皇上敕部詳議處分如此則武職不敢捏報隱諱而上司得因武職之申報可以知州縣倉穀之實數自永無侵那虧空之弊矣可否採擇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此奏殊屬不通之至新舊二人彼此交代其弊尚無窮若再增一武員其中紛亂叢生莫可究詰則總無交代清楚之日矣况亦未有令有司受制於武弁之理是乃可笑之見解也

硃批諭旨卷一百十八

硃批諭旨卷一百十九

硃批丁士傑奏摺

雍正三年正月初一日貴州大定總兵官臣丁士傑謹

奏為據實陳奏事竊臣荷蒙

聖主洪恩由叅將歷陞總兵奉

旨進京

陛見跪聆
聖訓之後馳驛赴任所過直隸河南湖廣地方訪查大
向日情形爾未透悉何以知今日之煥然一新百凡惟
小文武官員規模氣象煥然一新皆由我
宜務實不當阿諛從事
皇上勵精圖治遴選人才任用得宜之所致湖廣提督
魏經國雲貴總督高其倬此二員
此二人實為封疆大臣中之優者但潔已有餘奉公尚
皇上深知所以用至封疆無庸再奏至于大定地方現
欠朕原向爾說過
在安靜所有營伍內旗幟破舊器械不整一切未
全之事伏乞

皇上寬限半年臣自當竭力急為修理至臣所領

（不但半年若能於三年內一切事務整理可觀不為遲也勉力為之）

皇上傳與雲貴總督貴州巡撫安順提督

諭旨彼時臣出

乾清門即欽遵謄寫內有給與提督趙坤之

旨其中一句記憶不真臣仰體

聖主上下語意傳與提督此臣之愚昧實當萬死為此

據實

奏明伏乞

聖恩鑒宥施行謹

奏

地方事甚有關係轉傳諭旨難保不致差訛爾此奏甚

屬可嘉

雍正三年五月初二日貴州大定總兵官臣丁士

傑謹

奏為披瀝自陳事竊臣前聞貴州撫臣調各屬州縣

至省傳奉

諭旨貴州通省火耗課税羨餘以及各衙門官租俱解

交藩庫照山西例按等次給發各官以作養廉經臣

於雍正三年四月初七日具摺奏

聞昨四月二十六日有貴西道吴應龍路過大定臣問

及貴州通省錢糧數目據言額徵地丁銀六萬六

千餘兩雜税一萬三千餘兩倉糧十一萬四千餘

石與臣前奏之數大不相同地丁雜税銀數尚無

甚差訛惟有倉糧數目臣奏八萬餘石今有十一

萬四千餘石臣聞言之下不勝惶悚伏念臣何人斯荷蒙
皇恩任用至此奏陳事件尚敢妄奏不實臣之愚昧實
當萬死謹將臣舛錯之罪具摺披瀝自陳跪乞
聖主洪恩謹
奏
倉糧既非爾任內專責何罪之有此等差訛無妨朕所
嗔責總不在此但取人之心田耳若居心不純即逐物

細緻周密無舛朕亦不取也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接准貴州提臣趙坤洛文內開蒙兵部劄付

欽奉

上諭各省督撫提鎮凡有題奏事件禁止部費等因到

臣遵查得料理部費雖係大員而其費則出自屬

下員弁求免部內駁查至于文武大員藉部費之

名分肥入已者亦復不少究其實文官設法取于
里下武官科派隊伍兵丁似此積弊豈不有負我
皇上體恤臣工之至意耶惟冀
聖主清大源而細流自止必使督撫提鎮布按二司永
無科派部費之名則屬下之員自安分遵守不復
到部料理而部內書辦已知無可染指自絕無厭
之求積弊不期除而自除矣臣冒昧奏陳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謹

奏

朕日前嚴諭正為督撫提鎮兩司而發原不為屬下各員也果否遵奉試看數月自有照察何能逃朕之耳目

耶

雍正三年五月十三日貴州大定總兵官臣丁士

傑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詢問三營將備汛守地方有無事件回稱各

汛俱有穵礦開廠之處係奉公開採有州縣管理收課等語臣思開採之處其中有奉部文者自應聽其開採誠恐猶有私開偷穵者無端聚集數千人之衆大地方大有關係急令三營將備各將汛守地方有開礦廠之處逐一詳察明白具文報臣

臣又訪聞大定地方所開礦廠多無部文隨行文與貴州撫臣毛文銓令將礦廠之處察看舊案有無部文毛文銓遷延未覆迨臣行催始發回文內

中多係朦混不明之語臣又咨撫臣毛文銓言

聖明無微不照一經查出不無朦混之愆等語昨接毛

文銓回文內云原因猴子廠礦脈衰微經督撫二

院批准在落龍硐開採以補缺額實未

題明等因到臣臣思既無部文又未

題明即係私開毛文銓芘任已經一載有餘不將某

處某廠一一詳為

奏明似此顯然之事尚然蒙蔽則隱微事件不問可

知是豈封疆大吏事
君之道且貴州通省廠課臣聞並無定額其中藉幫課
之名而私開者不少臣於此時倘不即為奏
聞
皇上聖明遠照一有訪聞臣罪難辭理應據實陳
奏臣因一摺内情由不能盡寫謹將前後往來行查
之文鈔録另具一摺伏乞
睿鑒謹

奏

爾能實心任事諸凡據實上奏甚屬可嘉果肯事事如此爾之福澤難量勉力為之

朕早鑒照毛文銓徇隱欺飾卑鄙巧詐趙坤柔懦亦非邊閫之才已俱更調矣合委任石禮哈馬會伯非彼二人可比爾等可共相協力整理地方但邊陲緊要既不可因循懈弛又不可喜事貪功要在相機度宜審擇情理而行雖苗夷亦民也何況內地赤子乎若稍徼利圖

功致人心不服則振作反不如因循之為愈矣至于礦厰一事即係奉文開採倘或於地方有不便處亦當斟酌奏請停閉私穵者何待言耶其與新任撫提詳悉籌計行之此密諭也毋令人知若乃本地窮民為資養身命起見不至聚集千百多人又在爾等留寛一步法雖一定權變隨人總須秉公酌中以安邊盡職為期朕之耳目自能照悉也勉之

雍正三年七月初八日總兵官暫理貴州大定協

副將事臣丁士傑謹

奏為恭懇

天恩事竊臣接准部文大定總兵官已經改設副將該

鎮丁士傑暫留大定管理副將事務俟雲貴不拘

何鎮缺出即以補授等因到臣臣接文之後理宜

靜候但臣撫心自問年幼無知身膺重任實難自

信與其在大定守候雲貴總兵缺出莫若仰懇

聖恩將臣暫調回京日覲

天顔使臣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裁成數載得蒙

皇恩補放總兵庶工能有益于

國家下能有益于地方皆出

聖主隆恩指誨之所致也惟冀

恩賞驛馬於

萬壽之前允臣進京獲隨廷臣叩

祝庶犬馬依戀之忱得以少抒矣伏乞

聖主恩准施行謹

奏

邊地緊要難得為朕所深知之總兵似爾者其勉力為

之毋得辭違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前奏修整旗械並營伍一切事宜伏乞

皇上寬限半年臣自當竭力急為修理荷蒙

硃批三年之内可觀亦不為遲臣跪讀之下益深感激

除營伍舊有軍器不計外今臣於三營之中新造

大小旗幟二百一十面帳房九十頂銅鍋六十口

存庫火藥三千斤鍬鋤彎刀鐮刀斧頭各一百五

十把以上所造之物俱係臣捐俸自製近奉定例

修造軍裝不准隱匿理合奏

聞至于貴州通省營伍除小營伍不能均知外如撫標

三營安順提標以及威寧安籠兩鎮臣曾差人細

訪據稱各營陣式操法雖然不一看其形勢俱皆
整理可觀其中惟有安籠一鎮廢弛日久自鎮臣
蔡成貴到任以來竭力修理較前亦屬整飭合併
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覽奏朕深為嘉悅勉為之石禮哈何如據實奏聞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總兵官暫理貴州大定

協副將事臣丁士傑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前奏大定礦廠事件一摺荷蒙

硃批温綸下逮又蒙

賞賜花香茶一瓶到臣臣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受訖跪領之下感喜交集不覺涕零竟不知何以

仰報方無愧於臣心鞠躬盡瘁固臣分之所當然

若隱微之內稍有欺隱實為不忠不孝之至
天地固不容臣即臣祖父亦必譴罪及臣自此以後惟有
捧誦
硃批凡遇事件固不敢喜事貪功亦不敢因循懈弛實
心辦事文武和衷俾地方寧謐仰報
皇恩於萬一耳為此具摺奏
謝謹
奏

覽奏謝足見悃忱知道了所奏改協均養廉二摺留中
俟高其倬到京與之商酌石禮哈徽覺孟浪地方事恐
有錯悞已簡命張謙赴黔矣於伊陛辭時將養廉一事
經面諭明白伊到時自有斟酌如無益亦必另行奏請
也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聞雲南開化鎮臣馮允中因有調京另用之

旨兵民感戴情深聞信之下遂砌門罷市聚衆赴省保留馮允中自開化起身之時地方紳衿兵民湊送盤費銀一千二百兩馮允中苦辭再三勉强收受又原任貴州提臣趙坤臣與之共事八月有餘見彼秉性正直居官安靜前四月間調補鑾儀衛部文到安順之時兵民亦有砌門罷市之舉俱出實心感戴合併

奏明伏乞

皇上睿鑒謹

奏

所奏甚公此二人朕洞悉其居心為人原為人地相宜

更調並非棄而不用也

雍正三年十月十六日總兵官暫理貴州大定協

副將事臣丁士傑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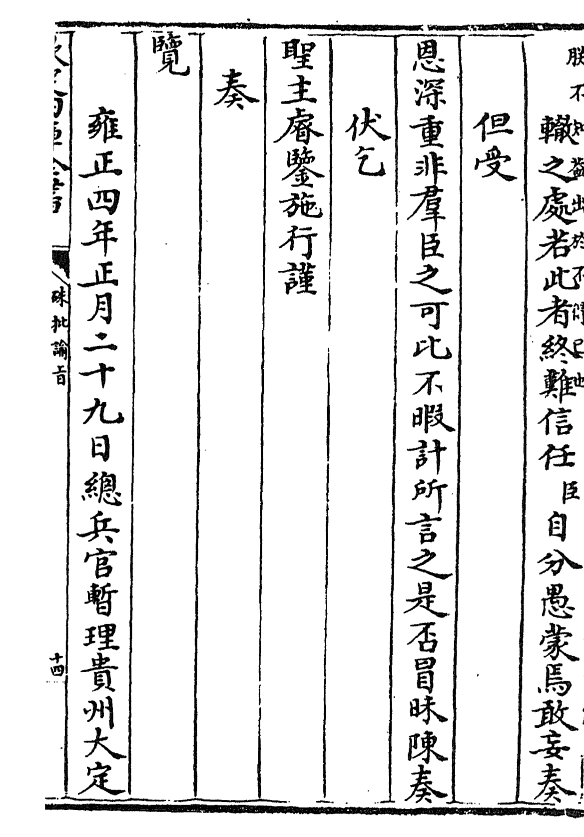
奏為遵

旨奏覆事竊臣欽遵

硃批訪聞得鎮臣石禮哈始到威寧聲名甚好實心辦
事其後遂有孟浪喜事之名及奉
旨命伊署理貴州巡撫印務一到任時頗稱廉靜其後
似欲收拾人心于屬員極意修好辦事之暇至按
察司署內與文武羣屬在箭道蓮花池邊射箭飲
酒僚屬中不能飲者即令優童代飲此豈大臣體
統聲名甚屬不好臣蒙
皇上詢問焉敢不據實陳奏臣更有

奏者外省封疆不比

輦轂之下耳目易周遇有緊要之缺惟冀
若有老成練達之人朕何故不用朕之苦衷惟
皇上任用老成練達之員即其才識稍覺遲鈍而閱歷
上蒼知之即如爾一人所知老成練達者為誰試舉來朕
既深大綱大體畢竟不差足可倚任如臣等之年
看至于始勤終怠之病大抵從古如斯非自今日始今
幼未諳石禮哈之任性妄行皆難膺封疆重任臣
求一始勤者尚不可得奈何奈何年幼者既志向未定
思為人臣者始則勤敏繼而懈怠始則廉潔繼而
四十五十而無聞老姦巨猾之輩積年徇私之流朕又
改操皆因睽隔
安肯信用此中之苦實不能悉諭爾心固可取此論非
天顏日為物欲所蔽又兼年幼志向未堅遂有前後異



朕不知盖出於不得已也
轍之處若此者終難信任臣自分愚蒙焉敢妄奏
但受
恩深重非羣臣之可比不暇計所言之是否冒昧陳奏
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謹
奏
覽
雍正四年正月二十九日總兵官暫理貴州大定

協副將事臣丁士傑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前奏石禮哈摺內奏稱外省大吏仰冀

皇上務用老成練達之員實慮臣工年齒幼穉者性情

未定不能仰體

聖懷一時激切謹就管見上陳及臣跪接

硃批捧讀之下悚惶無地臣之愚昧所見至小豈知我

皇上一日萬幾睿懷周悉即行一事用一臣其難其慎

實有不得已之苦心臣冒昧瀆奏蒙
皇上不加譴責復言臣心可取臣自顧何人疊蒙
洪恩有加無已自此以後惟益自勉勵時深兢業仰體
皇上為君之難竭盡丹衷勉圖報效于萬一耳為此繕
摺謹
奏
前諭實朕嘉汝之奏非責汝也不過令汝知朕之苦
心耳

同日又

奏為請定儀注以彰

國體事竊臣莅任大定總兵一年以來每閱雲南省

報見雲南鎮臣一年之中或逢年節或遇督臣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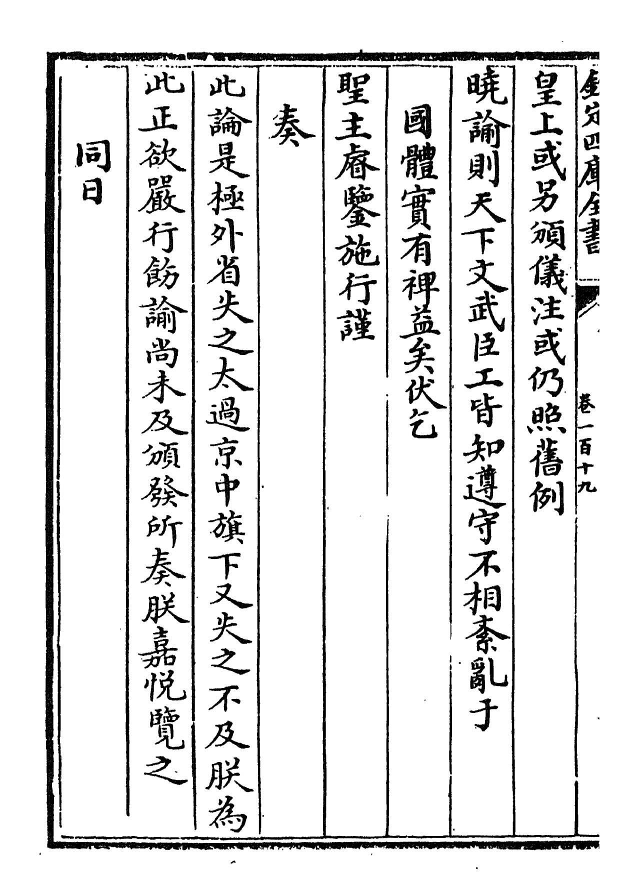
日往返一二千里之遠越境謁見甚不合宜及撫

臣楊名時奉

旨授以雲南總督而仍管巡撫事務之時臣又接雲南

省報內言有幾處鎮臣趨赴省城身坐督臣標下

將官官廳禀披執求見似此行為更為非體臣又見貴西道吳應龍與提督馬會伯往來文移與伯見禮貌俱係平行臣思官員相接之禮貌雖小而國體攸關苟相延日久則驕者日驕而諂者日諂倘遇地方緊要事務督撫以及在下文員或有不循理之處而總兵等官止知惟命是從豈不有負我皇上文武並重委任封疆之至意耶臣冒昧瀆奏倘有可採惟冀



皇上或另頒儀注或仍照舊例
曉諭則天下文武臣工皆知遵守不相紊亂于
國體實有裨益矣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謹
奏
此論是極外省失之太過京中旗下又失之不及朕為
此正欲嚴行飭諭尚未及頒發所奏朕嘉悅覽之
同日

奏為奏

聞事竊臣於雍正二年十一月自京馳驛赴任至貴州

交界即聞雲南布政使李衛行為狂妄上驕上司

下傲屬員及臣到任兩月之後又聞威寧鎮臣石

禮哈有孟浪喜事之名去年五六月間文武官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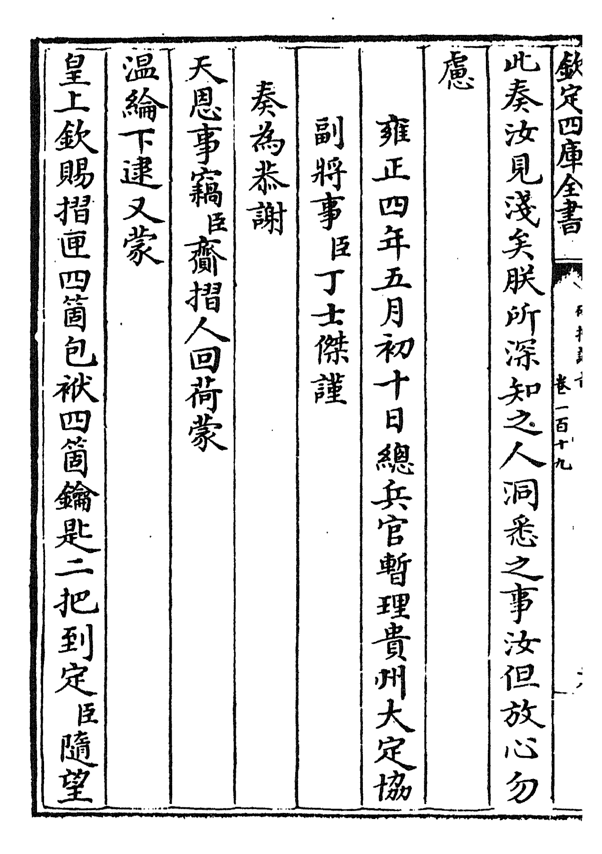
路過大定者俱稱石禮哈與李衛互有嫌隙之語

石禮哈之行為蒙

硃批垂問臣已據實摺

奏何敢再陳獨李衛蒙
聖恩授以浙江巡撫重任又非在雲南時之可比浙閩
地廣事繁最為緊要聞福建巡撫毛文銓與李衛
誼屬姻親最相交好又風聞李衛係督臣高其倬
保舉之員今三人共居一處若遇地方事件果肯
秉公商酌仰答
皇恩實為盡善盡美誠恐李衛恃才狂妄而高其倬毛
文銓徇情將順不但于事無益臣恐李衛後來不

無有負
皇恩之處臣受
恩深重不敢避嫌謹將李衛素日情性行為奏
聞惟冀
皇上時加教訓指示則以彼之才自不難成一封疆殊
異之員矣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此奏汝見淺矣朕所深知之人洞悉之事汝但放心勿
慮

雍正四年五月初十日總兵官暫理貴州大定協
副將事臣丁士傑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齎摺人回荷蒙
温綸下逮又蒙
皇上欽賜摺匣四箇包袱四箇鑰匙二把到定臣隨望

闕叩頭謝

恩敬領訖伏念臣何人斯蒙

皇上簡任總兵毫無報稱夙夜難安復蒙如此

知遇隆恩臣跪領之下驚愧交集惟有竭盡丹衷實心

辦事仰報

皇恩于萬一耳理合具摺奏

謝謹

奏

朕因吳陞告休雖未允其所請但彼實已年老故調爾
福建以便將來就近擢補陸路提督接旨後爾其竭力
為之毋負朕知遇之恩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查廣順州長寨修造營房一事提臣馬會伯給
臣文書一角令將大定分撥駐劄廣順官兵限期
齊至廣順並令領兵官協同知州帶領匠役人夫

引兵前往長寨駐劄一面搬運已成物料建造衙署營房等因到臣臣因營房工程非一朝一夕可以告成恐官兵在彼攪擾夷人亦未可定倘滋生他事多有不便即將此意修書與提臣去後聞提臣馬會伯署撫臣石禮哈將撫標提標二處馬步兵丁派五百名前往長寨遊巡彈壓後因官兵到彼狆苗竟將進造營房走路用石堵砌撫提二臣隨行文與通省各協營調漢土兵二千七百名夷

兵一千一百名齊至長寨外邊週圍下營有進勦
狆苗之舉今閱督撫提三臣俱已摺奏我
皇上自有指授非臣之所敢多言也但臣身任大定將
及二載苗情畧知大槪狆苗恃險搶擄自古及今
並非一日要在文武大吏振其威權而各屬凜遵
恪守實心辦事凡遇苗情事件務必耐煩設法料
理庶于貴州地方苗情始有裨益若偶有小醜不
服拏問有司即申報上司派兵緝拏彼豈肯束手

待斃所持者弩弓藥箭苟傷兵丁一名則勢必不能歇手豈非以小事而生大事耶即如日前有人條奏黎平安鎮之舉此亦不過安愈求安之意也隨又風聞安鎮二年之内即要將黎平地方古州八萬直取其巢穴此說臣亦不知倡自何人似乎無事而妄生事端臣見督撫提三臣俱係新任恐不知苗情于地方事體無益臣嘗伏讀

皇上賜臣

硃批不可因循怠惰亦不可好事貪功誠萬古之定論
惟冀
皇上時以
天語開導諸臣實於貴州地方大有裨益為此繕摺陳
明謹
奏
此諭不但賜爾一人封疆諸臣朕皆如此訓諭但狆苗
強悍不法積習久矣若不少加懲創恐非恩德可以感

化者高其倬來京朕已面詢詳悉况鄂爾泰可稱才德兼優之督臣二人之見相同朕始允行此舉爾所論乃整理後之善策也至于取古州八萬之說係石禮哈孟浪之見於其初奏朕即再三極言不可蓋以此事重大不得其人不可輕舉也又因馬會伯石禮哈皆過于勇往直前所以朕令料理一畢俱調離黔省也此奏甚屬可嘉朕知汝心矣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總兵官暫理貴州大定

協副將事臣丁士傑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為狆苗抗拒修造營房緣由曾於五月初十

日繕摺奏

聞今託

主上洪福長寨狆苗俯首降順者已有幾寨其餘幾寨

亦已攜眷夯竄所存之寨皆被官兵燒燬此時狆

苗之事大概平服其所以勦撫詳細之處臣因非

親身料理事件不能深知不敢妄
奏但其中有隱微之處又不敢不詳為奏
聞自五月初九日進兵起至六月十八日退兵止我兵
共殺賊苗七名被賊苗傷損把總一員兵丁四十
八名臣恐領兵各官不言賊勢充惡難以遮蓋傷
損官兵之愆又兼馬會伯石禮哈不肯任擅動大
兵過于急遽之咎是以止憑下屬揑造一偏之詞
即將文書達于督臣鄂爾泰而督臣身在雲南以

為提鎮之言再無不實之理況現在傷損官兵自
必言賊勢兇惡不問可知
皇上聞貴州地方有如此兇苗未必不有過慮之處臣
不得不將實在情形詳悉奏
聞竊查長寨狆苗不滿二三十寨每寨不過十數家至
二三十家非如四川之烏蒙鎮雄千百人可比其
用石堵砌修造營房之路原因設立兵丁駐劄其
地一則彼懼官兵占踞地土二則安汛在伊巢穴

之中不得恣為盜賊是以為一時烏合之舉今見如此大兵故爾逃散為今之計司事者必須大為調劑方保安靜無虞若徒似目前草草了事大兵退後將來之跳梁未必不甚于前所以善後之策更不可不詳為籌畫特此一併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於此一事爾所見謬矣如此一番振作尚慮善後之難若不如此一番將來之跳梁更可問乎始終汝論此事朕甚不取或兵出非時預備不周處在所不免而狆苗之應當懲創則一定不易汝之意見失于怯懦因循矣雖强辯焉能得理耶

雍正四年八月十六日福建漳州總兵官臣丁士傑謹

奏為恭謝

天恩備陳愚悃仰祈

睿鑒事竊臣于七月二十二日自大定起身趨赴福建

漳州新任行至湖廣地方值家人齎回奏摺臣跪

讀

硃批有擢補臣陸路提督之

旨聞

命自天惶悚無地臣報

主之心雖切而駑駘之力實難勝任不敢不據實陳奏

仰冀我

皇上特選老成練達之員寄此海疆重任容臣于總兵任内再經歷數載俟臣諸事少有定見再蒙

皇上授臣以重任庶上能有益于

國家下能有益于地方臣之愚昧思慮及此誠恐我

皇上即

頒恩旨為此遽瀝愚忱跪懇

聖主俯允下情實于海疆大有裨益矣為此具摺奏

聞謹

奏

已有旨矣不必固辭其勉力殫心以圖報朕之知遇可也大凡人之行為只在此心如能以誠以公行去天下事不過一理可以類推何待件件經歷干係輕重亦不在職分之大小即州縣千把員弁責任亦豈輕易誠則明矣雖柔必強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凡百惟務本莫逐末此心所向若正無往而不稱職也況地方事務自

有督臣總理可放心勿慮但須潔己秉公勤慎為之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一日福建陸路提督臣丁士

傑謹

奏為恭謝

天恩懇請

陛見事竊臣於七月內自大定起程赴漳州總兵新任

十月初二日行至福州省城接准部文已蒙

聖恩授臣以陸路提督之任臣即望

闕叩頭謝

恩臣感激情深實不知如何仰報方無愧于臣心朝夕惕厲誠恐隕越厥職有負

聖主知遇隆恩臣不特目前存心立念如此即終身亦難更移倘於異日隱微之内或少存欺心少有更張不惟

王法有所不宥即

天地鬼神亦必不容臣惟慮才不能勝任朝夕悚惶實難

能立此念

蒼神明已鑒之矣再無不黙助爾之不及增爾之福壽

自已跪懇

也此心好勉之

聖主俯念海疆重任臣年幼愚蒙容臣于明年三四月

間進京。

陛見恭聆

聖訓實於地方大有裨益臣在外省每見督撫提鎮等

官自

陛見之後其才識見解與前迥不相同是外省之官員

雖博聞廣見不若親聆

聖訓之頓豁愚蒙也臣遠隔
天顏業經二載有餘依戀之心與日俱深跂冀
聖主天恩允臣進京庶犬馬微忱得以稍抒並得受
裁成之恩於無盡矣為此謹
奏
爾且不必來京從未面朕全不知朕之人覿面聽聞朕
諭領會朕心目必少去瞻顧疑惑之私故覺較前不同
朕之訓諭豈能化導下愚耶如在廷諸臣中日領訓誨

尚有四年之久不肯洗滌私腸之固結者爾乃已經見
朕知朕之人不必多此一番往來況爾甫經抵任地方
事務萬不能周悉遲一二載後准爾來京陛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由大定總兵蒙
皇恩調任福建漳州總兵正在赴任之際即聞福建有
米價騰貴之語是以路過閩省府廳州縣無不細

為訪問雖所說不一大概福建通省捐穀雖有一百二十餘萬石俱係有名無實臣聞之不勝駭異及行至福州省城見督撫二臣將在路所聞穀石之事一一告知據督臣高其倬言此事甚有關係我亦風聞其說業經委員徹底搜查俟查明之後當即具摺奏聞必不敢絲毫隱蔽等語次日臣往泉赴任後有汀漳道高鐸係督臣委查四府倉穀之員臣又細問據

伊亦云各處存倉之穀十分之中僅有一二等語

今督臣所以急為徹底清查具摺奏

聞臣雖不知彼奏是何意見揆其情景無非欲于一二

年間令州縣速為買補足數之意耳但臣再四思

維福建通省地窄人稠山多田少豐收之年米糧

尚不足食今若以本省之糧買補倉穀必致米價

騰貴臣愚以為髙其倬摺奏之時請

皇上敕令徹底清查其價銀必照時價收存仍著督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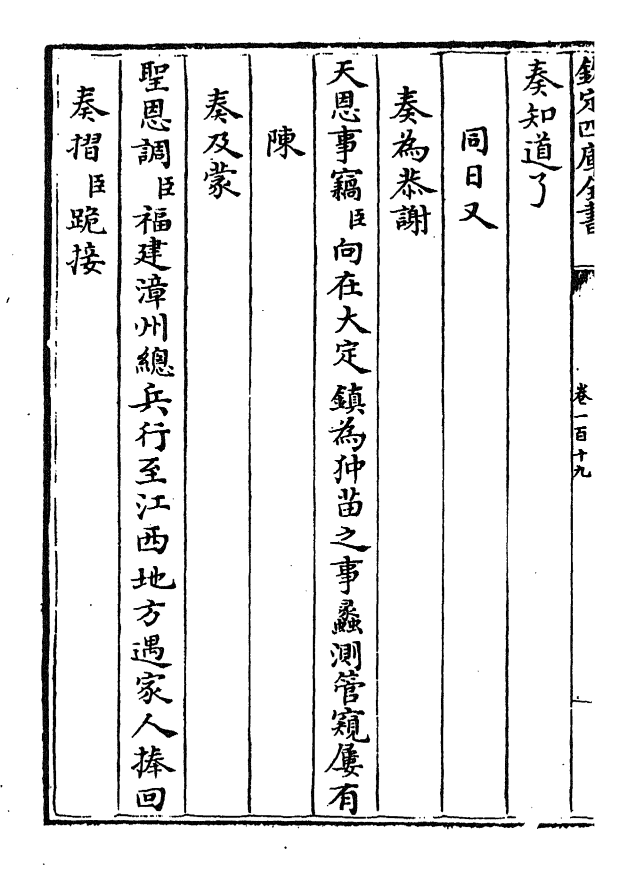
設法在就近隣省各處採買米價既不至騰貴倉儲又易得充足臣查閩省穀價不拘向何處採買再無不足之理斷不可止存穀價徒然有名無實是否有當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謹

奏

閩省倉穀高其倬已備悉奏聞於高其倬未到閩之先

朕即知之甚詳已大費籌畫矣將來或可漸有頭緒所



奏知道了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向在大定鎮為抑苗之事蠡測管窺屢有

陳

奏及蒙

聖恩調臣福建漳州總兵行至江西地方遇家人捧回

奏摺臣跪接

硃批捧誦之頃茅塞頓開仰見

睿慮周詳無微不到臣庸愚冒昧之咎在所難辭荷蒙

皇恩不加罪譴復蒙

温旨教訓臣雖愚昧豈無人心目今身任提督之責又

非在大定可比惟有時加勉勵小心謹慎仰報

皇恩于萬一耳所有感激情理合恭謝

天恩謹

奏

看爾膽量頗屬不及身居武職此一着為第一緊要一切事全憑主宰擔荷方寸輕動不得心神驚亂不得倘若遇事張皇失措所關甚鉅凡百處總以不動聲色鎮靜為上平常無事之時愈小心愈妙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於到任時將一路所過營汛塘房以及兵馬器械等項細加查看實屬廢弛不堪臣心甚為疑

駭臣思前任提臣吳陞荷蒙
皇恩至優極渥何以使營伍廢弛一至於此細詢其弊
始知吳陞操守廉潔實無比倫但伊係本處之人
所奏公當可嘉之至朕常與廷臣言武途之貪風不可
年老多病自揣來日無多所以諸事存一從寬之
問矣且擢用吳陞魏經國作千金買馬骨之舉二人之
念以致官懈兵驕營伍廢弛又兼以用人不妥僕
居官作為大概相彷除和平廉操外一無可取
從三四人因吳陞年老精神恍惚又目不識字是
以暗中作弊以致營中賣糧私頂私替無所不至
之事難以盡舉謹將臣一路所見營汎情形並吳

陞居官行事確實具

奏夫人臣事

此數字言之易行之難務期言行相符以報朕勉為之

君之道要在于隱微無欺以實心而行實事方無愧於

臣職若徒冒一潔己之虛名而于實事反有虧損

豈為臣子者所宜行乎臣意自臣身以及干把將

定例養贍家口之名糧併臣查明補足以養其身

倘于正額之外有貪得無厭而多取者或仍蹈故

轍而作弊者臣即立刻

題參斷不敢少為姑容至通省各官之賢否臣按次
調考之後與督臣高其倬商酌妥協另為奏
聞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所奏甚是但勉行以踐所言可也
雍正五年四月初六日福建陸路提督臣丁士傑
謹

奏為據實陳情叩

天恩鑒事竊臣接准浙閩督臣高其倬咨文内開為欽

奉

上諭事雍正五年閏三月初二日内閣奉

旨陳萬策著交部嚴察議奏丁士傑身為提督乃曲意

逢迎本地鄉紳將國家名器褻慢擅自借人私用又

不將陳萬策所行狂妄之處據實奏聞則平日之徇

情瞻顧可知丁士傑甚屬不合亦著交部嚴察議奏

等因到臣臣捧讀之下驚悚無地伏思臣將轎與
執事借給陳萬策一事臣實愚昧無知理宜靜聽
部議何敢再
奏然其中無恥之極隱微之處更不敢不為我
皇上直陳也臣自服官以來即作參將副將之時止知
有
不知逢迎上司惟知曲意逢迎欽差其罪
皇恩當報即臣之上司並不知如何逢迎今蒙
更甚
皇上隆恩畀以提督重任臣立意自矢時存無欺無隱
好無欺無隱

之心亦不敢萌一逢迎之念（好不逢迎）臣雖至愚寧不思詹事府何職陳萬策何人逢迎亦復何為（何事不因此二字而生可謂天良盡喪矣）臣之愚昧雖無所辭而逢迎之事不惟目前不為即臣終身實斷不肯為也（如抑苗躍米此等國家大事李衛石禮哈如此地方大臣尚敢任意妄陳獨至陳萬策何乃詳慎至於此極耶）至于陳萬策所行狂妄之處臣留心訪問並無確實事件臣焉敢妄為陳（看爾光景小人之福有限矣）奏此係臣之隱衷不敢不為我

皇上披瀝奏

聞伏乞

皇上恩鑒謹
奏
覬爾不知悔過不知愧恧一味强詞飾辯必不知感朕
恩過愚賤小人之態露矣卑賤無恥四字當深以為戒
莫令人指唾
雍正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福建陸路提督臣丁士
傑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於莅任之時路過興化府地方訪聞副將朱
杰熟悉營伍至臣看伊兵馬之時該營甚屬廢弛

益由于服官日久怠惰之故耳臣即面諭令其速
朱杰乃一積練世故滑巧之人所奏甚公伊向隨征攻
為整理昨於三月內荷蒙
取金門厦門得有功加職銜自云不甚熟諳水性但不
皇上隆恩將伊
暈船耳朕因左翼之缺不得其人且係陸路又因黃國
特放廣東左翼鎮總兵官臣思左翼所轄營汛甚多又
材保舉所以將伊擢用昨孔毓珣來京詢及左翼甚屬
非興化一協可比誠恐朱杰仍蹈故轍則貽悞地
緊要水陸兼轄恐不勝任又調金門矣爾其時加勸諭
方非淺矣伏乞

尚不能奮勉自新有不稱職處再據實奏聞

皇上嚴加

訓旨令改前非庶於營伍地方有所裨益至于臣所統

顏光旿好但少覺急暴聞伊聲名甚好係急公效力之

轄之福寧鎮總兵官顏光旿辦事勤慎營伍整飭

人

漳州鎮總兵官初有德到任方始見其勉力急公

陳祖訓是一好總兵人甚明白曾效過洋賊九十餘名

整理營伍惟有汀州鎮總兵官陳祖訓臣到閩之

朕深為嘉賞或聰明自用則未可定若言遲鈍庸懦朕

時聞督臣高其倬言彼居官平常今半載以來臣

殊不以為然惟其操守無從察驗至于用人不妥滋生

屢經訪問其才情操守均無足取辦事遲鈍識

弊端則又當一論取人只可論其一身其子姪家人何

庸懦衙門事宜因循不整惟聽堂官陳姓者任其

能盡保不悞耶出入管理需索招搖在所不免即如臣到任後隨

行調各鎮協營將備千把考驗福寧漳州二鎮俱

按次咨送惟汀州一鎮甚為遲延及至行催再三

用聰明沽虛譽取悅屬員此等瑕疵難保其無

方將遊擊吳方熹守備劉志雲患病不能騎射移

咨休致臣俱已移咨督臣高其倬

題請觀此則平日之因循姑息可知矣海疆重地似

此四字容或有之若云遲鈍與此何涉

非也

非庸懦怠玩之員所能整頓也伏乞

皆係爾之干係何待朕訓諭也假若貽悞海疆爾能逃

皇上天語申飭俾伊頓改前非庶于海疆重任不致貽

其罪
誤為此具摺奏

聞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所奏陳祖訓不確其餘皆是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接漳州鎮臣初有德札內言本月二十五日

因雨澤愆期漳城文武各官在開化寺求雨有汀
漳道劉燦言府縣倉米短少揭報督撫被府縣將
伊文書截回語言甚是激切當經府縣回稟並無
此情汀漳道將頭撞壁上頭顱撞破要往省辯
官百姓扳留罷市鎮臣勸諭開鋪臣閱札之後即
劉燦乃一粗直人向任御史時悞叅諾敏朕曾特降諭
差人密訪緣由回稟汀漳道因漳州府知府耿國
吉伊為案內有名人犯也後見其居心尚屬純謹伊亦
祚那動穀價差人赴臺灣買米來漳私糴以致米
自知悔乂所具寬其過而特用此職想因感恩報效之
價騰貴具文揭報督撫嗣接漳州城守營遊擊崔

心切而遺忘禮體也若肯如此實力任事又能令百姓

如此鼎甯稟亦如前事臣思汀漳一道為兩府領袖今

感戴外觀雖覺粗躁而中情殊有可取無過也但

既訪得知府不堪具揭督撫理合靜聽審理

從復任以來操守作為何如耳

木知

題祭何得于求雨壇中恣情躁暴撞頭觸壁豈有身

為道員而為此無賴之舉矜名博譽聳動商民罷

市大非體統伏祈

皇上飭下督撫嚴加訓誡庶臣工知所警惕矣至知府

朕國祚若負朕恩難保其身家性命也

朕國祚有無那動穀價以及買米私糶之事督撫

已委糧驛道李玉鋐審理俟審明之日自為

題達為此具摺奏

聞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于到任之後曾以閩省存倉穀石虛懸具

奏蒙
皇上諭旨高其倬已經奏聞臣又何敢再
奏但聞各府州縣倉穀虛懸者甚多其實數貯倉者
十無三四藩司沈廷正到任尚未出結因限期已
屆不勝朦混已將各府州縣虧空穀石盡行揭報
無如撫臣毛文銓從前已曾出實貯在倉甘結違
部令若
題叅恐致處分其中不無瞻顧督臣高其倬又因倉

穀不足之州縣甚多若一概

題請革職解任追比其中不無良吏恐新補之員未

必洞悉民瘼猶豫未決是以通省官員反覺藩司

沈廷正此舉似乎太刻臣思倉糧關係

國計民生今藩司既已據實揭報督撫若仍前扶同

容隱歷年拖欠勢難完項必得徹底清查勒限完

結照例處分不准闔省之倉儲得清即令天下有

司聞之皆不敢有觀望侵漁之弊矣為此具摺奏

聞伏乞

睿鑒施行謹

奏

此事朕早經備悉爾奏甚屬可嘉一切皆似此據實無隱乃報朕第一著也勉之朕甚嘉爾之存心立志於此奏未到前數日已有諭矣爾此一奏更為有益常賚到時朕自有一番料理但密奏一事以密為要爾曾再三鄙薄李衛石禮哈之不謹毋至已身反蹈其轍而不覺

也密之慎之

雍正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福建陸路提督臣丁士

傑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叨蒙

特命畀以閫疆重任凡係營伍事件無不留心而軍裝

器械實所以壯軍威而資防禦尤為緊要臣到任

以來倡率公捐增新換舊邇來營伍稍有起色謹

將臣更造鳥鎗帳房鑼鍋數目並各鎮協營捐造
盔甲器械繕摺恭陳
御覽臣更有奏者臣自到任後于所屬各官之賢否技
藝未悉地方之土俗民情未知邊海遼濶汎守宜
嚴是以按次調考祇緣前任提臣吳陞莅任四載
於各屬官員總未識面臣此番調考即未免滋多
事之議臣受
恩深重焉敢避嫌姑息而貽悮地方也其中調考各官

之優劣臣與督臣高其倬業已洛商按次舉行理合一併聲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調考乃係專責何必為此瀆奏將此皆謂不避嫌疑可見爾原係避嫌疑之人也公事斷斷不可避嫌任怨二字較任勞尤難須勉力為之營伍捐助之事朕甚不喜不肖將官每多借此名色以圖餘利倡率公捐有何可

嘉處倘遇營伍有公辦之事若係真實無私將官不妨
餘數分名糧少或數月多或一年以充公費整理之後
即行補足兵弁既無怨言公務亦得就緒此為上策至
若倡率捐助之風不宜令其滋長抑且觀聽不雅不比
爾等總統大員自出己資急公報效後奏聞于朕候加
恩議敘尚可舉此朕甚為不取也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擅將提督執事借人私用又不將陳萬策
狂妄之處具奏一按接閱邸抄部議將臣降三級
調用蒙
聖慈曲為寛宥奉
諭旨丁士傑著降三級從寛留任臣聞
若再愧為數事恐不有感之一字矣
命自天感愧無地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至愚極陋際遇

聖明不棄葑菲屢邀

殊典此實千古未有之遭逢非微臣夢想所能到也惟

有益加冰兢殫竭血誠以贖愆尤恪遵

慈訓始終如一以仰答

高厚之恩于萬一耳理合具摺奏

謝謹

奏

朕因爾向不欺隱所以訓爾終始如一若似隱蔽陳萬策之事則不訓爾終始如一但飭爾痛改前非也

覽

同日又

奏為敬陳末議仰祈

睿鑒事竊臣前任貴州大定總兵官時于二月上丁致

祭

先聖該州具稟令臣于前一日致祭臣問其故彼言知

州係主祭官不便令總兵陪祭嗣聞貴州雲南二

省凡係大員皆于前一日致祭至臣蒞任福建泉

州陸路提督于祭丁之期晉江縣知縣亦具稟令

臣先期致祭言福建省城督撫皆然祭丁之禮載

在祀典未聞有祭丙之說何滇黔閩三省竟有豫

日先祭之舉如果他省皆如此行大非恪遵

皇上崇祀典禮之至意臣愚以為幸逢

聖世式覩隆儀即督撫提鎮應于丁日致祭不得因主

祭官之職甲而督撫遂不居陪祭之位也如果臣

言不謬伏祈

皇上睿裁飭諭施行謹

奏

提督全省陸路儘賫心思料理何暇及此其照例而行

不必留神分外務此沽名釣譽之事

硃批諭旨卷一百十九